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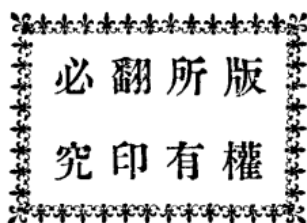
辭賦學綱要

吳江陳去病著

楊天驥署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初版



著者
印所
發行所

百尺樓叢書

(辭賦學綱要)

定價每部一元二角

吳江陳去病

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國光書局

電話四三七四三號

南京東南大學

上海體育西路
持志大書學

上海靜安寺路
國民大學學

上海成都路
競雄女學

各處大書坊

辭賦學綱要敘

用成康沒而頌聲寢四夷交侵而小雅廢由是禮崩樂壞怨悱並興而風刺之作寢以繁滋矣七雄擅國競誇武力屈宋之徒獨嫺歌詠遭時不偶冤苦傷懷爰本土風創爲新體號曰楚辭芳香悱惻動人心肺荀卿繼之文益譎詭而辭賦之製益以瑰瑋矣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又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蓋賦本六義之一貴乎敷陳事理翔實可信而又體兼比興詞極璀璨故班固以爲古詩之流宜於諷誦特其感物造端取資弘遠自非材智深美實無繇狀夫萬物之情故能敘其情與事者當無不可與圖庶政而膺民社此延陵季子所以聞樂歌而辯國政之良窳焉漢興四百載天子右文學者蔚起其尤工者則賈生枚叔長卿子雲班張之倫咸推巨擘建安以還仲宣子建堪稱二妙六朝綺靡惟江鮑獨擅厥長徐庾雖曰齊名而蘭成哀怨譽動江關殆一軍之殿已李唐嗣興號稱鼎盛然偏工帖括絕少弘辭趙宋卑卑更無足論而諷諫之旨繇是斬焉不可唏歟予爲是懼爰采羣籍推厥本原肇自周秦迄於唐宋成書十五章名曰辭賦學綱要聊備有

志者之探索亦冀六義之旨於以弗墜古詩之源可得而求則生平所大願也姑書之以爲左券中華民國十六年一月吳江陳去病自敍於綠玉青瑤之館

篇目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荀卿

第三章

屈原

第四章

宋玉 唐勒 景差

第五章

楚辭雜評

第六章

西漢上 賈誼

第七章

西漢中 司馬相如

第八章

西漢下 揚雄

第九章

西漢諸名家合論

第十章

東漢上 班張

第十一章

東漢中 王逸父子

附馮衍

蔡邕 馬融 禰衡

第十二章

東漢下 建安七子

第十三章

魏晉

第十四章

六朝

第十五章

唐宋

辭賦學綱要

百尺樓叢書

吳江 陳去病述

第一章 總論

班固有言。賦者古詩之流也。蓋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四曰賦。五曰比。六曰興。鄭箋次序如此風雅頌爲詩之經。爲詩之體。賦比興則詩之緯。與詩之用耳。經得緯而成。章體以用而著。績此詩之所以爲道。甚博也。而賦之爲義。在敷陳事理。抒寫物情。其功效蓋於詩爲特鉅。非興比所可及。釋名所謂敷布其義是也。自王迹熄而詩亡。由是比興乃益無所附麗。而三楚辭人遂專取義乎賦。以自見於世。此辭賦之造端而亦詩賦遞嬗之大略也。

原夫賦之托始。當自鄭莊之大隧與士蔣之賦狐裘。此所謂詩人之賦也。然氣局褊小。明而未融。不足以爲模楷。至楚莊孺子略具騷些端倪。倪然具體而微。不得遽名爲賦也。精華鬱積日久。必宣屈原儒者身嬰離亂。懷抱忠憤。莫之能施。乃激揚

土風綜甄六義一變其體而作離騷洋洋纒纒凡二千四百九十餘言悱惻纏綿幽馨艷逸極馳騁之能事先後都得二十五篇莫不弘博而麗雅故自古推爲辭賦之大宗蓋楚本善歌漢廣江沅其詩早列於二南占風雅之先被周召之化故三百篇中楚雖無風猶之乎其有風也今遽得屈氏之才之博攬拏騰踴變化無端非佛非仙亦儒亦俠登高一呼萬山皆應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乃彬彬蔚蔚然起矣

顧其人楚也其國楚也其文其理亦無不楚也故其後謂之楚辭例若王風幽風云爾而馬班撰史直稱曰賦蓋紀實也史記風原傳云乃作懷沙之賦漢書載文志

一篇隱書十八篇中間又有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可見賦之範圍甚廣不必拘拘於一體也至隋志始附列楚辭一家蓋本諸王逸章句云然厥製屢

變至宋以後遂有古俳文律四體之分見後徐師曾辨特旣名古賦似卽須有一今

賦以概其餘若古今體詩者然寧不簡當而曰俳與文律爲哉乃以余觀之古賦云者實兼有楚辭漢賦其中而下居漁父高唐神女與荀卿諸賦其爲文賦之傑

構者顧皆忽焉。不察而獨誤信歐蘇等作。謂爲文賦。其所見不遠。出后山晦庵二公以下。萬萬耶。說詳氏古賦辨體當湖陸氏知之。其所撰歷朝賦格。統分文騷。駢三格。似較簡當。余故遵其說。並博綜羣籍。刪其要歸著之。篇備覽觀焉。

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

美。可以與圖政。事故可以列爲大夫也。平今本漢書作列爲大夫。太古者諸侯卿大夫。

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

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

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

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

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案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

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

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蠶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荏狂使。

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晉子

又王褒傳：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節漢宣帝語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後成。其友人盛擊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作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其傳也。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摯虞文章流別論：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

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尙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莊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徐師曾文體明辯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意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晉公子重耳之秦秦穆公饗之賦六月魯文公如晉晉襄公饗之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與魯文公宴於棐子家賦鴻雁魯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之類皆以吟咏性

情各從義類。故情形於辭。則麗而可觀。辭合於理。則則而可法。揚雄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者是已。春秋之後。聘問咏歌。不行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卽前所列楚辭是也。揚雄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者。正指此也。然自今而觀。楚辭亦發乎情。而用以爲諷。實兼六義。而時出之。辭雖太麗。而義尙可則。趙人荀況游宦於楚。攷其時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別爲一家。兩漢而下。獨賈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它如相如長於叙事。而或昧於情。揚雄長於說理。而或略於辭。至於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於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炫耀。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意。託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泯。故君子猶以爲古賦之流。三國兩晉沿及六朝。再變而爲俳。唐人又再變而爲律。宋人又再變而爲文。夫俳賦尙辭。而失於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趨不可以言則矣。文賦尙理。而失於辭。故讀之者無咏歌之遺。

音不可以言麗矣。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宋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而情與辭皆置勿論。故今分爲四體。一曰古賦。二曰俳賦。三曰文賦。四曰律賦。各取數首。以列於篇。

袁黃羣書備考自風雅亡而賦作。去古未遙。梗概足述。導源性情。比興互用。六義彰矣。諄復貫珠。千言非贅。情理罄矣。規撫天地。聲象萬物。體無常式。變化殫矣。四聲不局。八病匪瑕。宮商縱矣。賦也者。篇章之象箸。而歌謠之鍾呂也。靈均而降。作者代起。荀卿窮理立言。因物賦象。絳幃格論。塵尾清言也。宋玉以文緯情。雅奧婉至。多風而可繹。楚臣之堂奧也。枚乘八公長卿之流。披形錯貌。雕藻極妍。麗而不浮。辭人之軌轍也。若忠憤激昂。直寫胸臆。篇不繪句。句不琢字。賈誼是也。比偶爲工。新聲競爽。詞賦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漸也。大抵賦擅於楚。昌於西京。叢於東都。沿於魏晉。敝於五代。迨律賦興而斬然盡矣。此其概可舉者。自愚意論之。詩莫

病於輕淺。賦莫病於艱深。學步可嗤。效顰增醜。有能肖心吐理。觸吻成文。變合風雲。自出機軸。斯足貴耳。三復楚辭。眷戀宗國。九死不忘。至於天問。曾無銓次。婉惻彌深。此豈有成轍可倣哉。後世諸君子。愛積忘珠。極意鏤畫。無疾而呻。人爲掩耳。晚近尤甚。字取駭目。故必艱。文取鬪靡。故必冗。險韻在几。類書充棟。一經繙閱。可就萬言。寧須廁溷。置筆硯哉。蓋賦體弘奧。非可取帖括鉛槧語。比而韻之以塞白也。然吾欲以其宏且肆者。盡吾才而不欲借以文吾短。以其古且奧者。宜其體而不欲因以晦吾意。浮雲無心。賦形爲象。吹萬成音。不假管絃。豈非天地間真賦哉。昭代此道上掩唐宋。操觚輩出。採撫富麗。體式古雅。洵足繼漢晉而稱雄矣。然亦擬議合轍。沿波爲淪耳。盡抉蹊徑。嗣響靈均。尙俟君子。

第二章

荀卿

案荀卿在屈宋之後今爲編輯上利便計特提列于前

荀卿名況。趙國人。仕楚爲蘭陵令。據漢書藝文志。載孫卿賦十篇。王應麟云。荀子賦篇。禮。知雲蠶箴。又有脩詩。張惠言七十家賦鈔。荀況六篇。注云。脩詩指上五篇。

非天地易位以下。然則末篇蓋結論也。其賦雖分爲六。實則更端起義。綜結本旨。可分可合。六篇猶之乎一篇也。屈平九章。宋玉九辯。枚乘七發。東方七諫。殆皆同此體製而變化之歟。今錄其辭如下。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默易知。而致有理者歟。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歟。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張惠言云。禮以成治。知以行之。禮與知不。平荀子以禮爲教。粹而王。三句。領後三篇。

皇天降物。以示下民。或或爲薄。常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於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泰寧。臣愚不識。願聞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其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

而能弇迹者耶。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禮云

定名知爲虛位放
別之曰君子之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藝文類聚作齊天地。

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儻兮其相逐而反也。叩

叩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於大神。出入甚極。

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

此夫大而不塞者歟。充盈大宇而不窕。入卻穴而不偪者歟。行遠疾速而不可託。

訊。楊注云本或作託訓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戾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

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字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

歸之雲雲。又云雲以喻粹而王

有物於此。儻儻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

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

蠶以近殘故曰名號不美。

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

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

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

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濕而惡雨。蛹以爲母。

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蠶。

蠶以喻顯而伯蠶。言理蠶名惡而理美。嚴名美而理惡也。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

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節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

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

銳其剝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

尾生而事起。尾遘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旣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

理箴。

箴以喻縱橫之術。雖濟一時終亦必亡。申無一焉而亡也。

天下不治。請陳儵詩。

儵詩指正上五篇。非天地易位以下。

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暮晦盲。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愍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螻蛄。鵠梟爲鳳皇。比干見剗。孔子拒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閤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彊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下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與愚二句第以下答以反辭也其小歌曰。本也多作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曩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楊注云本或作般矣。琬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閤媿子奢。楊注云奢當爲都後矣。莫之媒也。嫫母力刀。或作刁父是之喜。或作嘉誤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按荀子又有成相篇。王應麟云。蓋亦賦之流也。此據漢書藝文志。列成相於雜賦。故特云然。乃吳訥文章辯體。泥於祝堯古賦辯體之說。列成相於古詩。不亦謬歟。今並錄於下。以明古賦之不一其體云。